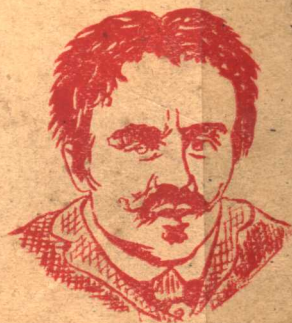


著名說小歐北

包麵的情愛

著 堡 林 特 史
譯 適 胡



行 印 局 書 明 啓

包惠僧紀念集

包惠僧的情愛

包惠僧著
陳 惠 編



包惠僧紀念集

北歐小說名著
愛情的麵包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一	元
原	著	史特林堡	等
譯	者	胡適	等
編	纂	施落	英
發	行	朱	炎
		啟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啟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229

小引

北歐諸國原來的國民文學大都是些民謠以及依古來口碑所傳下來的英雄神話，後來受了德國的浪漫主義及法國的自然主義的浪潮所沖洗，北歐的文學家也模仿起來，漸漸躋上世界文壇。北歐是冰天雪地的世界，人民終年與峻烈的寒氣奮鬥，所以民性強悍，思想沉着冷酷，與南歐文學家的熱情奔放大異有趣。

愛情的麵包就是一篇冷酷的故事。牠裏面講有一對年輕愛人，因情熱而將結婚，最初他們的丈人很反對，因為他的女婿進益低微，不容易撫養妻子女兒，但丈人的理智不能說服青年們的熱情，青年們終於冒險結婚了。婚後的生活很是快樂，男人爲了愛護嬌妻，靠舉債來過舒服牛活，一年以後就有了小孩子，負擔於是日重了。後來債主都四逼催索，終至破產，家具都換了主人。丈人趕來，把女兒和小孩子帶回家去，臨走時歎氣道：『總算我沒主意，把女兒借給少年人，過了一年，她把女兒還給我，毀壞了。』

——可惜人生在世不能夠吃不費錢的燒斑鳩和大紅莓，這真是可大恥的事！——作者在小說結束寫下這樣一句。這句話有什麼意思，讓讀者來思索、回答吧！

作者史特林堡的產生，使瑞典一躍而成爲世界文藝國之一，可想見他的文才的高深。他是一個

極敏捷能幹的人，是一個自然派的作家。他曾結婚三次都離婚，所以他的精神上受到莫大的痛苦。他的著作以結婚集最爲著名。

全世界兒童愛戴的童話作家安徒生是人所週知的偉大詩人。本書中所選的賣火柴的女兒可算是他的代表作，由此文就可窺見作者心情的天真和愛人類的偉大同情。

挪威文學在世界文藝園地也很有地位，除了本書所選的哈姆生，還有一個世界著名戲劇家易卜生。哈姆生的生平在本書開首一篇已有較詳細的介紹，茲不贅，至於易卜生的戲曲，我國很早就有譯本頗多，其中的傀儡家庭對我國舊禮教上投下過一塊巨石。

魏爾哈倫及梅德林克在比國文壇上同享盛名，魏爾哈倫是詩人又是思想家，他的詩是由寫實轉到深奧，由苦悶轉到光明，由歌詠田園轉到街頭的叫喊與工場的騷動，他是二十世紀的詩人，他有豐富的想像力及銳敏的觀察力，所以他的詩是含有無限的生命力的。

梅德林克則是一個神祕的作家，他的名著是青鳥，也早有中譯本。他的思想對人世間的黑暗抱有漠然恐怖和陰鬱的豫感，在本書嬰兒殺戮中也有此種感染。

目次

生的叫喊·····	(一)	挪威·····	哈姆生原著·····	古有成譯
西蒙生·····	(七)	挪威·····	安特塞原著·····	古有成譯
賣火柴的女兒·····	(四一)	丹麥·····	安徒生原著·····	周作人譯
愛情的麵包·····	(四四)	瑞典·····	史特林堡原著·····	胡適譯
新袍子·····	(五一)	瑞典·····	柏格曼原著·····	伍蠡甫譯
火燒城·····	(六一)	瑞典·····	蘇德堡原著·····	許天缸譯
父親拿洋燈回來的時候·····	(六六)	芬蘭·····	哀禾原著·····	周作人譯
父親在亞美利加·····	(七七)	芬蘭·····	亞勒吉阿原著·····	魯迅譯
海的墳墓·····	(八一)	荷蘭·····	勃羅庫仁原著·····	胡愈之譯
善終旅店·····	(八三)	比國·····	魏爾哈倫原著·····	徐霞村譯
嬰兒殺戮·····	(八八)	比國·····	梅德林克原著·····	戴望舒譯
孤獨者·····	(九七)	比國·····	皮思原著·····	戴望舒譯

生的叫喊

哈姆生原著 古有成譯

哈姆生小傳

哈姆生 (K. Hamsun) 生於葛德布蘭德斯大林 (Gudbrandsdalen)，却度其幼年時代及少年初期於諾德蘭 (Nordland)。他幾乎沒有受過系統的教育，但在夏天做一個牧童，他却得夢其所夢及大嚼於瘋狂地美麗的自然環境中，這種環境後來感發了他書裏的許多節段。在北美國作營利的嘗試失敗後，他回到挪威來。在奧斯羅 (Oslo) 找尋工作，找了幾個月都不幸失敗以後，結果產生了他的傑作 Hunger (1890)，這書馬上使他在斯干的納維亞的國家成爲著名。在這本書裏，和在 Mysteries 及 Pan 兩本長篇小說，愛情的牧歌 Victoria，以及劇詩 Munken Vendt 裏一樣，都有個同型式之變體的主角，浪漫的，任情的，又慷慨又自利的，是有組織的社會的一個局外人。這個主角後來再見於 Wanderers 和 The Last Joy，但如今卻老些，在人生舞臺上做個看戲者，而非演劇員了。Benoni, Rosa, 和 Segelfoss Town 這三部長篇小說，都以諾德蘭爲背景，其敘述個體故事的，並不如把整個社會作廣袤的描繪的多，此中哈姆生既把他的幽默，和他的強烈的表現腳色能力，充分表現了。從以上三本，他過渡到那本他的創作之極峯的書 Growth of the Soul (1917)，在這書裏，他取一個原始的個人，把他放於純樸，友誼的自然當中。這是讚美生產力的，因此上，加以其產生於歐戰之年，更鼓起全世界的熱誠。哈姆生得諾貝爾獎金即因此書。

哈姆生的聲名大概靠他的小說，但他也曾寫幾本戲劇和一本詩集 The Wild Chorus，這本詩很有抒情詩的美。

丹麥國都哥本哈根 (Copenhagen) 裏頭的内港近旁下面，有一條街叫做域斯脫窩爾德 (Vestervold)，域斯脫窩爾德涼的林蔭公路。那兒可以看見的房子不多，煤氣燈少，差不多總是沒有人走。就現在夏天，域斯脫窩爾德兒散步的也是罕見。

好，昨晚我卻在那條街碰了一件有些可以令人驚訝的事。

我已經在那邊道上來往踱了幾回了，當是一個女人從對方向我跑來的時候，沒有旁的人們可以望見。煤氣燈是點著了，但是街上還是黑暗的——這麼的黑暗，使我竟不能辨認那女人的面孔。一個晚上的尋常生物罷，我自己想，便過去了。

到了公路盡頭，我轉身跑回來。那女人也轉身來，我又碰見了她。她是等人罷，我想，我卻想看看她究竟是等什麼人了。我又過去了。

當我第三次碰見着她的時候，我捏捏我的帽子對她說話了。

『晚安！你是等人嗎？』

她慌張了。不——就是的——她是等人。

她反對我和她作伴直到她所等候的人到來的時候嗎？

不——她一點也不反對，她又感謝我。關於那層，她解釋說，她並不等人。她只是散散步——這裏是這麼清靜。

我們並肩散步。我們開始談及各種無關緊要的事情。我獻我的臂膀。

『謝謝你，不，』她說了，又搖搖頭。

這樣子散步，並沒有多大意味；我在暗裏並不能瞧見她。我擦著一枝火柴來看看是什麼時候了。我把火柴擎起，把她也望了望。

『九點半鐘，』我說。

她震顫了，彷彿她是在受凍。我捉住這個機會。

『你凍嗎？』我問。『我們隨便跑到那裏，喝些東西好不好？迪窩麗（Tivoli）去罷，哪遜納爾（National）去罷。』

『但是，你不明白，我現在什麼地方也不能去啦，』她答了。然後我纔第一次注意到她戴着一個很長的黑紗。

我向她道歉，責備使我錯誤的黑暗。她接受我的道歉的情形，卻馬上使我相信，她並不是一個尋常的晚上的遊蕩者了。

『你願挽我的臂膀嗎？』我又暗示了。『這可以使你暖一點呢。』她挽我的臂膀。

我們上上下下跑了幾轉。她請我再看看時候。

『是十點了，』我說。『你住在那裏呢？』

『在甘姆勒公際威（Gamle Kongevei）。』

我停着她。

『我可送你回去嗎？』我問。

『不大好，』她答。『不，我不能讓你。你住在布刺德價德（Bredgade），可不是！』

『你怎麼知道呢？』我驚訝地問。

『哦，我知道你是誰個的，』她答。

一停。我們互挽着跑過許多條明亮的街道。她跑得快，她的長幔流在後面。

『我們快些的好，』她說。

到了甘姆勒公際威的她的門口，她轉身向我，彷彿感謝我護送她的好心。我替她開門，她便慢慢地進去。我以肩尖輕輕地刺着門，跟她進去。一進裏邊，她便緊握着我的手。我們都沒有說什麼話。

我們上了兩個樓梯，停止於三樓上。她自己開開了鎖的她的房門，然後打開第二個門，拉着我的手，引我進去。這大概是一個客廳，我能夠聽見一個時鐘在牆上索索作響。一進門內，那女人停了一會，便突然用兩

臂來抱我，震顫地，熱情地來吻我的嘴。正吻我的嘴。

『你請坐坐罷，』她提示說。『這裏是張沙發。我卻要去拿燈火來。』

她便燃着了一盞燈。

我四望，驚訝而充滿着好奇心。我發見自己是在一個寬廣而布置得極為妥當的客廳裏，廳有幾個半開的門通到旁邊的幾個房子。我總不能明白我所偶然碰着了的是那一種人。

『多麼美麗的一間房子喲！』我叫說。『你住在這裏嗎？』

『是的，這個是我的家，』她答。

『這個是你的家嗎？那麼，你是和令雙親共住了！』

『哦，不，』她笑了。『我是個老婦人呢，你可看見！』

他便脫去她的長幔和她的外套。

『哪——看罷！我告訴過你的是什麼呢！』她說了，又唐突地，像被不可控制的力量驅迫着般，用她的臂膀來樓抱我。

她許已經二十二三歲了，在她右手上帶着一個約指，由此看來也許真地是一個有夫之婦了。美麗嗎？不，她臉有雀斑，差不多沒有眉毛。但是她周身有種活潑潑的生命，她的嘴又怪美麗的。

我要問她，她是什麼人，她的丈夫在那裏，要是她有丈夫的話，這個我進來了，的又是那個的房屋，但是，我次次開口，她都緊抱着我，禁止我的發問。

『我的名字是愛爾倫（Ellen），』她解釋說。『你想什麼東西嗎？』我要是按鈴，也真地不會吵擾任何人的。也許當其時你願進來這裏，寢室裏罷。』

我跑進寢室裏，從客廳射來的燈光，部份地照着牠。我瞧見兩張牀，愛爾倫按鈴叫酒，我聽見一個女僕帶酒入來，又出去了。一會以後，愛爾倫跟我進寢室來，但是她忽然停在門口。我向牠跑前一步。她發出一種小小

的叫喊，同時跑向我來。

這是昨晚的事。

還有什麼事呢？啊，忍耐些！還很多呢！

今天早上天開始發亮的時候，我便醒來。天光爬入房裏帳幔的兩邊來。愛爾倫也醒了，笑迷迷地向着我。她的臂膀白色而軟滑，她的胸部非常隆起，我對她細語，她卻用她的嘴來蓋着我的，默默含情。天愈變愈光亮了。

再過兩句鐘，我卻起來了。愛爾倫也已起來，忙着在穿衣——她已穿上她的鞋了。然後我便經驗了一些事，這事就現在也還打擊我，像一個可怕的夢般。我正在洗臉，愛爾倫在鄰房不知有些什麼事，她開開房門時，我便轉過身來，望進去。一陣冷風從鄰房的開着的窗，吹到我的身上，在房間的中央我恰能够看出是有一個死屍挺在一張檯上。一個死屍，一棺裝着，渾身縞素，有一把灰白色的鬚，一個男人的死屍。他的骨膝突起在壽被下，像瘋狂地握緊了的雙拳，他的臉卻黃白而可怖至極。在天大亮之下我能够瞧見一切東西。我轉過身去，一句話也不說。

當愛爾倫回來時，我是穿好了衣服，準備出去了。我幾乎不能夠應付她的擁抱了。她再穿上一些衣服；她要跟我下到街門口去，我便讓她來，仍然什麼也不說。在街門口，她緊貼着牆，爲的要不被人瞧見。

『好，再會，』她低語說。

『明天再來麼？』我問，部份的是要測驗她。

『不，不好明天。』

『爲什麼不好明天呢？』

『不要這麼多問罷，親愛的。我明天要赴一個葬禮，我的一個親戚死了。現在哪——你知道了。』
『但是後天呢？』

『好的，後天，在這裏門口，我來接你。再會！』
我去了。

她是誰呢？死屍是誰呢？握緊着拳，嘴角下垂的死屍——多麼可怖地滑稽呀！後天她將候我。我應當再去見她嗎？

我直跑到柏客那咖啡店（Bernina Café）去，要了一本地方居民的姓名住址冊。我查看甘姆勒公祭的號數，那兒——卻找得了名字。我等了一會，晨報出來了。然後我敏捷地翻閱死亡宣布欄。自然不錯——那兒我也找着了她的，就在表上第一行，大號字：『我的丈夫，五十三歲，在久病以後的今天逝世。』這個宣告的日期是前天。

我坐了許久而沉思。

一個男人結婚。他的妻子是比他年輕三十歲。他得了一個纏綿的病。一個清平的日子他死了去。那年輕寡婦卻嘆了釋然的一口氣。

西蒙生

安特塞原著 古有成譯

安特塞小傳

安特塞(S. Undset)代表挪威文學的一個新理想主義，有些重回到舊標準去的新理想主義。在一個主張個人權利的時代以後，她的天才的慧眼，看出一種關於義務比關於權利更多話說的人生學說。她曾主張家庭神聖之說，並曾堅持一種需要犧牲和摯誠的結婚的理想。她的早期作品幾乎都有個奧斯羅的背景；他們描寫貧困的中等階級的生活，具同情的知識，和驚人的藝術的完美。使她得到人們認識的書是 Jenny (1911)，在這書裏，她以勇敢的坦白論述一個年輕女子屈從她的愛情理想的問題。出事之地部份的在意大利，但女主角是屬於熟悉的奧斯羅環境的。

從她的父親，一個有名的考古學家，已故的英格哇爾德馬丁安特塞 (Ingvald Martin Undset) 那裏，安特塞遺傳上得有一種對於挪威歷史的興趣，她對於中世紀思想的情況的知識，曾被用為她的三部曲的長篇小說 *Kristin Lavransdatter* 的基礎，該書在敘事的力量和寬廣上，是挪威文學中無可比倫的。她這三部曲曾被譯為 *The Bridal Wreath*, *The Mistress of Husaby*, 和 *The Cross*。在斑駁陸離的十三世紀背景上，表示一個女人的一生，由女兒，情婦，妻子，和母親，最後直到死的寂寞。安特塞最近的作品是另一部大本的傳記小說，其時期是和 *Kristin Lavransdatter* 的不遠。這便是 *Play Andunsson*，牠色彩和動作都較少，但要是稍有不同的話，便是對於靈魂有更深入的探討。在這兩本中世紀的長篇小說裏，基督教會對於個人生活總是有重要影響的。

西蒙生在門口停着一會，把他的舊而油膩的皮夾掏出，爲的要把他手裏拿着的證明書裝進去。但在他這樣做以前，他還把那張骯髒的紙攤開，再讀一過，雖則他已經能够把牠背誦了的話。

『安頓西蒙生 (Anton Simonson) 曾做我們貨倉的夥計三年。在此期間，他已證明他自己爲一個謹

愿，清醒，勤勞的工人。

『黑舊列斯機器店(The Heracles Machine Shops)尼愛生(N. Nielsen)簽』

這個證明書——呸！——不會於他有多大幫助。願上帝降禍於他啲！——這樣咒詛那個經理也很便宜了。他平常招呼顧客，滿口騙人的話——像關於船期一類的話，這些話他定然不是這麼不願說的。但當他要發一個證明書給一個可憐漢，使他可以順利些得到吃飯地方的時候，——啊，那可不同了。是的，『但我大能够寫明你的工作是完全滿意的，』那用鼻音講話的老傢伙說過了。但『清醒』字樣，無論如何，他已強他寫上去了。那是不在初稿內的。他——西蒙生——會堅說要他把那字放上去。『於我看來，西蒙生，』經理說過，『你幾乎天天無時沒有酒氣薰人啲。』但那層他曾對他自承過。『我時或喝喝酒，這是真的，經理先生，』他曾說，『但那個我敢說你也會幹的，要是你要在那又濕又黏的貨倉裏整天挖掘的話。但沒有一個人能够說，安頓·西蒙生曾在做工時候喝過酒。就稍微不能忍耐的時候也不會喝過。』好，聽了這話，那多言無實的老傢伙不得不屈從了，女書記不得不把證書寫過，加上『清醒』字樣。這樣便有了那字——就成現在的證書了！這並沒有多大價值，這是真的，更不好的便是他沒有好一點的證書來見人。

『當心啲，你這死傻瓜！』

西蒙生跳到一邊，跳向內裏有牆的地方。一輛載着鐵條的貨車，琅琅作聲，擺進門來。大馬發汽流汗，當他們用全力把重載拉過門路的出入口的石橋的時候，車夫向他叫喊，但西蒙生不能聽見他所說的是什麼，因為他的聲音是沉沒在鐵條的琅琅喇喇聲中了。

他把證書放入，把皮夾塞入胸袋裏。他用敵意的眼睛怒視去了的貨車。車已停在貨倉前了，恰恰對着一個很大的起重機，機有滑車和鐵鏈，從一個暗穴裏突出，穴介於有窗柱的兩窗之間，窗在煙燻的紅磚的牆裏。馬的脅部蒸着白汽，他們身旁的毛都黏成小而濕的一把把。車夫並沒有用氈蓋好他們；他站着和別人說話。西蒙生扣好他冬天的外衣，這外衣是比較地新而完好的，挺起胸部，突出肚子來。在他內裏起了一種布

爾喬亞 (bourgeois) 的尊嚴的感情；他還認到自己比較這個兇惡的車夫爲社會上較好的一員，縱然這車夫叱罵他的話，跟着這種自覺，又漠然起了別一種感情，這種感情是瞧見那兩匹做工的馬，拉着貨車，彎着他們流汗的脊部的筋肉，而動於心中的。他踏進門去。

『於我看來，你應該把你的馬用氈蓋好，讓那可憐的生物站着在寒氣中，這樣子沒有遮護，定然是沒有意識的。——他們流汗既然流得這麼厲害啦。』

車夫——一個高瘦的獸——翻過臉來，厲色向他。

『是你的事幹嗎，胖東西！』

『假如我跑上辦公室，報告你怎樣對待他們的馬，你想你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輕輕舉起你的雙腿來滾罷，快些滾罷。這於你有什麼關係呢？無需你來干涉。』車夫恐嚇地向他跑來。西蒙生退縮了一點，但他想，那漢子在這裏不大敢動他的，他便把肚子突得更厲害些。

『好，我只要使你注意，他們從辦公室的窗口能夠瞧見你——怎樣對待公司的馬罷了。』

說了這話，他便轉身。他的自信的布爾喬亞的情感，幾乎馬上消失了。因爲恰當他出門時候，一個男人衝下樓梯，掠他而過——臉紅，目秀，髮亮——戴着皮小帽，穿着皮外衣，搖着一枝銀頭手杖——就是他就職時候他所見過的一個男人。

外面是開始變黑了。已經快要四點鐘了。奧爾嘉 (Olga)，無疑要以他這麼遲回家來吃中飯而責備一點了。哦，他只要告訴她，他要在貨倉停留額外久的時間就是了。

西蒙生艱步快跑而下塔夫加頓街 (Torvgaten)。他似乎是步履很輕，同時又兩腿沉重的，他的大而且圓的肚子和他的彎曲的臂膀的走路時的姿勢，彷彿是一個橡皮球向前滾着跳着的一般。他身材細小，短頸，臉胖而鬆軟，朦朧的眼睛深藏在眉毛下面，兩頰充血，一個微藍的鼻子，在一副灰黃色的短髭上。

是十二月上半月的一個悲慘的禮拜六下午，空氣濃密地帶着一種寒冷灰色的霧，霧有煤氣和煤煙的

氣息及臭味。在街心裏，雪車在冰硬的有轍的雪上滑過，在邊道上，往來不絕的人流，黑暗而遲慢，掃過有燈光的冰冷的店鋪的窗前。刻刻，當他艱跑而前，深沉在他思想裏的時候，總有人撞着他，回頭怒目望他。

講到他心裏轉動着的思想，並不多，因為他不斷地把牠們搬到一邊，定然他到那時可以找得事做的。所以他無需讓奧爾嘉知道他到頭是被辭退了，從新年一月一日起解雇。呢，人生定然是個奮鬥啦！

不用着忙，在新年到來以前，他還有半個多月的工夫。但如情形日見險惡的時候，他將寫信給西加爾德（Sigurd）。西加爾德能够不吃力地替他找得別種工作的。向一個兒子，像西加爾德這麼事業穩定的兒子，作那種的要求，並不算過分。這並不是什麼有趣的事，定然，這次將成為第四次了。但是這在八年中也只四次罷了。是八年前恰像如今新年快到的時候，西加爾德替他在那辦公室找得了職位——都因那嫺雅的媳婦

——那悍婦——

覺着他配住在福力德利斯大德（Frederiksted）的她的家裏。在三個地方他都把事情

弄糟，定然是不幸的事，但那並非他的不是。在那辦公室，這是女人們——一羣嫉妬的母雞——懷恨於他，彷彿儘他留心他的工作的時候——留心工作他是做到了的——要看看他究竟是那一種的男人都是她們的事幹的一般。他從不會和她們當中的任一個太多交接過。在這點他是避免着的。她們不用愁——她們都是新發跡的，嚴峻的，水打的賤婦。是的，然後又有那木料倉，那裏定然他曾經是樣樣適合而有秩序的，因為他跟奧爾嘉同居也恰在那時。真的，他不會習慣過那種工作，但如果不是工頭那方面的惡意，他決不會失掉那種工作。自此以後，他跑進機器店去。啊，一個已經快要六十歲了的男人，要來學曉一切神祕錯綜的東西——一切沒有學過的東西——限機器的賣出和落船和上棧等等事件，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貨倉工頭是個懶惰的光棍，他——西蒙生——卻常常要擔受責備。恰從起首，他們便和他不合的——上自經理和會計長，他們

永遠提醒他說他在那裏只是暫時的，不斷地問他他發見了旁的工作沒有。下至貨倉工頭和其他工頭和車夫——和那個女會計員，她常常是這麼苛刻，酸刻，使氣，而容易惱怒，次次他跑去預支一點薪水的時候。

一種不安和失望的灰色感情降臨於他，像一種膠黏的霧一般。他想到他抵家時奧爾嘉會怎樣生氣發

火，想到西加爾德和他的妻子知道他已被辭退時，他們會怎樣極端地不悅，想到他要在某個新的地方再行從頭做起，在那裏，他昏迷，恐怖而不知所措，要衝來衝去地做新差事，這些新差事他並不了解，也許永遠不會知道的——在別個貨倉，也許別個辦公室裏，裏邊滿是生客，不認得而且含着敵意的——常常俯伏在不斷的責罵和抱怨之下，被動地等候着，半帶着再被辭退的害怕心，恰像過去他衝來衝去，貶低自己，遲鈍，年老，而懵懂，以終他所有的被雇的時期一般，——想到這些時，他聳肩害怕了。

然而，不論如何，西蒙生總有些巧於排遣不快意的思想。實際上，他是那樣子過活，那樣子低貶了自己，和到頭看到辭差和責罵和逆耳之言和不如意事爲不可避免的。在海上曾經是這樣，在船塢和以沙持生（Isachsen）* 共在一起時是這樣，在家裏和他的妻子共處，終她一生的時候，也是這樣。使氣，苛刻，嚴厲，而乖戾——她在這樣的脾氣上面，他的媳婦並不是完全不像她。好，西加爾德因爲渴想跟船主美爾（Myhre）的養女結婚，到頭也儘夠他受用了。啊，益拉（Laura）死後，跟着來的那若干年，他們的家庭是多麼舒適！兒子一入世便得到好的地方，他常常對他年老的父親表示仁愛孝順地替他付供養費和一切。就在這裏起始也不是完全不幸福的，起始他再做一個孤身漢，和一個交際場中的人——他曾經驗過許多事，曾經自有其樂和許許多多好玩的事——後來他跟奧爾嘉同居，他實際上——他不能否認的——又曾非常舒服——無論如何，總是舒服的時候多。奧爾嘉生了孩子的時候，是有點乖戾了，定然，但那並不是完全奧爾嘉的過失，他答應她結婚的時候，她又馬上和好了。就令如此，自然，她也時或吵鬧一下，堅說要他跟她結婚，把這事了結，並不是他沒有想這樣做的時候——要是不是因爲他預見了跟西加爾德和他的妻子的令人難過的紛擾，他許久以前已經實行結了婚了。但將來定然有件容易的體面的工作會降到他的命途上來，這工作將是個鐵飯碗——又當奧爾嘉能够擴大她的裁縫鋪，她的兒子亨利（Henry）呢，卻得入辦公室辦事，在那辦公室，他現在是打理着雜務——這雜務他是勝任愉快的；這個傢伙就會完成得很滿人意了——好，那時他們到底可以得到一個舒適的小小的地方，大家共樂了罷。他可坐在沙發上，有酒杯又有煙管，奧爾嘉呢，卻可很悠